# 紅樓圓夢/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八回　被膚訴侍妾含冤　剖心事太君悔過

下一回▶

卻說寶玉送巧姐回門後，也就往密雲出差。那知去後，帳房裡就鬧出大原故來。原來吉期前一日，周姑爺因至親，一早來府，早飯後賈政在書房歇中，他就同寶玉、賈蓉外間說閒話，說及要找避暑所塊。周姑爺道：「前日送人出城，倒是那鐵檻寺大殿上很涼快。」賈蓉道：「既如此，環三叔到了中元，總要到地裡設祭的。約定了日子，我邀姑夫同去。」周姑爺道：「當得奉陪。」正說間，賈政醒來聽得了，便問：「蓉兒，你說什麼？」賈蓉忙進去回道：「說的是環叔到寺裡祭趙姨奶奶的話。」賈政道：「很糊塗！趙姨柩雖未葬，家裡祭了便是，難道老太爺、老太太我這裡祭了不算，還到南方墳上祭去不成？」因叫寶玉道：「這項以後務必革去，不然我薄於親，厚於妾，如何使得？」寶玉連忙答應，到帳房裡時，只有芳官在內，便道：「今年若來領趙姨娘秋祭銀，斷不可付。」芳官便問原故，恰因梅瑤瑟來，一片聲找少大人。寶玉便道：「你總記了，我得空再告訴你。」那知這日事鬧，接著匆匆出差，就忘記再說。

賈環那裡，一到十三就叫管廚來領這項。五兒在帳房便道：「這兩日鬧個不清，過了中元來領罷。」到了十六，五兒查了舊帳，正在封銀，恰好芳官進來，便問：「何用？」五兒告知原故。芳官道：「這項銀，寶二爺叮囑過我，不准付的。等他來我和他說。」不一會，秦顯家的媳婦小蟬兒來領，芳官道：「這項，今年裁了。」去了一回，秦顯家又來道：「三爺說，這是舊例，為什麼裁起來？」芳官道：「你莫管！要裁就裁，有甚

新例舊例？」秦家去說了，環兒大怒，要自來尋鬧，適夏媽在旁，便道：「芳官太狂得沒影兒了！三爺息怒，我去說與他。」便趕來道：「乾姑娘，我告訴你，趙奶奶秋祭銀是常例，也見三爺一片孝心，你怎麼混出主意裁起來？快秤與他！」芳官本惡數他，便道：「什麼乾姑娘、乾小姐，我在帳房辦事，發不發自有斟酌，與你什麼相干？說三爺孝心，他有錢，就渾豬渾羊去祭也聽他。要帳房發銀斷不能！自有混出主意的人，你管不著！」那夏媽氣得青筋直暴，去告訴環哥，幸環哥不在，便告訴彩云。彩雲道：「不必，你且將我手上金鐲當了，交秦家辦了，給三爺寺裡去。你將餘錢及當票當太太面交給我。」

夏媽理會。

過了一日，夏媽依計而行。太太便問原故，彩雲就一五一十說出，並添些話。王夫人很不舒服，道：「了不得！」彩雲道：「事已過去，太太可不必問。若說花芳、柳婉的可惡，連太太還不在眼裡，何妨我們？」夏媽道：「這話卻真！」小蟬兒在旁說：「即如前日要鱘魚，帳房裡硬回沒有，其實內庫尚有幾十條，前兒替鶯兒餞行時，燒了好幾碗，不是麼？」秦家道：「一朝天子，一朝臣。有什麼方法呢？」一番話把王夫人氣得臉色鐵青，停了半晌，道：「彩雲，你當多少錢？我這裡拿去贖了。你們出去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大家散了。王夫人就叫傳話出去，說太太身上不舒服，請晚安一概不見；寶二爺房裡人此後不必上來。

黛玉等聽了都駭然，就聚在李紈處商量。黛玉道：「我們的人斷打聽不出，得二位嫂子設法才好。」平兒道：「小紅倒還去得，叫他去打聽。」過了一會，來說：「那裡人都不肯說。問傻大姐，他說：『剛才彩雲姐同夏媽，大家說了半日，太太才生起氣來，似乎帳房裡的事，卻聽不清。』」黛玉道：「這又奇了？」忙到瀟湘館細問，花芳道：「沒有別事，只趙姨娘中元享祀銀八兩不曾發去，但這是寶二爺再三吩咐叫不發的；尋我們事，也真算扯淡！」黛玉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將此項送了過去。太太如此發氣，就寶二爺也不敢說什麼？」五兒忙將前封好的撿出來，叫青琴送去，回來黛玉問：「有甚說？」青琴道：「奴才說，郡主說連日有事不曾查得，今特將姨太太祭銀送來。環三爺道：『撩下就是！你去問那小戲子，還敢混出主意麼？』」

說未了，芳官把牙一咬，早氣得暈過去了。眾忙攙住，掐人中才得出聲來。

只見柳嫂子來回道：「方才太太來說，園裡總管已另派夏媽；就內庫食物也派秦嫂

子兼管；並叫我搬出去，無事不許進來。」五兒想，芳官如此，已經兔死狐悲，況又給他娘沒臉。他本有吐紅的症，喉間一陣甜腥氣，就一口口冒上來了。郡主著急，道：「五妹妹，你急什麼？有我哩！」忙令柳家扶五兒也去躺下；一面就將帳房核對清楚；一面就吩咐柳家的道：「你去將公帳食物交出，我們私帳上的仍留你管。」去了半日，來說：「秦家的說：『鱘魚是公帳存的。』況三爺今夜要用，定要取去，只得全個兒給他了。」郡主道：「也使得。」就拿筆添上兩筆。

到次日，打聽賈政朝回，便拿了帳簿對牌去見，道：「老爺、太太在這裡，去年平嫂子受屈的時候，這帳房媳婦不管，下不台來，只得收過來。原說半年交付，因七月中有這兩樁喜事，多占了一個月；如今事已辦完，可以交卸。求老爺、太太另委人罷！」王夫人一言不發。賈政道：「郡主，你又來叫我二老為難了。帳房你不管，誰管？是了，兩樁喜事賠得狠了，故爾不肯管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並不為此！巧姑娘事，璉二哥寄來的儘夠澆裹；蘭哥婚費，原說總算我的，所以都另有帳，不是公帳內的。若說公帳，現在有盈無缺。實因媳婦自己斷不能管，現在花芳、柳婉又都病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紫鵑坐月；鶯兒跟寶丫頭去了；玉釧又不識字；只剩四兒一人，如何能辦呢？」

賈政聽了也為難，便搭訕道：「我們這盤帳，璉兒媳婦說過，一月總要三千金，無如一年利息僅及二草，入不敷出，所以總要虧缺，怎麼倒有盈餘？我倒要看看了。」翻開末頁，先看郡主寫的兩行道：補發趙姨娘中元祭銀八兩。便道：「這項是我再三吩咐寶玉裁的，怎麼又給他？」郡主心下明白，卻不好說別的，便道：「這項芳官不發，環兄弟生氣才送去的。」

賈政愈加生氣，一片聲叫環哥兒，出來就喝道：「刪你娘秋祭銀是我主意。你抗違父命，還敢生氣，不反了天麼？」就喝令跪下，又看鱘魚一條，道：「非時非節，買這三十條何用？」

郡主道：「那物北方不能常有，前太太想時偏沒有了。隔了兩日，有客人帶來，全買下了。本是用多少歸多少帳，因秦家的說：『太太要請客，一定全要』，才開上的。」

這時王夫人也會悟過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上了他們當了！不特祭銀不發，與芳官全不相干；就是鱘魚，你們是為我才買的，怎麼秦家說：『庫裡很多，是柳家的偏不肯，前日柳姑娘還吃了兩大碗呢！』」平兒聽了，道：「真正冤枉死人！那日從南客買來，柳妹妹歡喜得了不得，說：『前太太要時偏完了，快燒起來送去。』餘下的才同吃的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何曾見？」賈政道：「我還吃了些兒，餘的留下與你。查起來！」傻大姐道：「有的。老爺吃後，彩姑娘道：『三爺喜吃』，拿了去的。」

王夫人就喝令彩雲也跪下。

忽報「寶二爺來了」。只見寶玉忙先請安，遂說道：「這事兒子少說了句，遂鬧出事來，老爺不用生氣；鱘魚也是次日兒子少照應。如今事已過去，太太歇了罷。」太太道：「好端端，他們造言生事來淘氣。沒有什麼，郡主不接帳房，你兩個不許起來！」寶玉道：「總在兒子身上，且放環兄弟起來罷！」賈政道：「如此，便宜這畜生！」一腳踢起，自己同寶玉外面問出差事去了。

郡主道：「太太，也饒了彩云。事既明白，帳房且支下去；但受屈的人，還求太太許他上來才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還要自去安慰他；倒是那幾個妖精，可惡已極！」吩咐：「捆起來，候郡主發落。」遂起來喝令彩雲跟了，同到園裡去。大家只得跟著，先到瀟湘館看了看小孫子，就來到怡紅院。先在芳官房裡坐下，道：「你受了委屈了，我特教彩雲來賠你不是。」彩雲要拜下去，芳官忙扯住了。又到西邊柳五兒處，也是一樣，就叫柳嫂子安慰一番，令他總管府裡一切，才回上房。

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